

杜思院也夫斯基的作家日記

張伯權譯

波波：某人的剖記

這一次我將發表這篇「某人的剖記」。這
個某人，絕不是我，而是完完全全的另一
個人。我相信沒有必要多作贅述了。

前天，西·阿達里奧諾維奇問我：

「伊凡·伊瓦諾維奇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告訴我，你什麼時候才能清醒呢。」

真是問得奇怪，但我沒有生氣；我個性懦弱，可是人家却說我是瘋子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有一位藝術家為

我繪了一張像，對我說：「無論如何，總而言之，你是一個作家。」我答應了他的要求，讓他把畫拿去展覽。但是我却看到報上刊出了一篇文章，寫着：「看看這張臉孔，多麼不健康，簡直是瘋子的臉。」

隨他們說罷，祇是這種事犯不着在報紙上如此大事渲染啊？報紙應該刊載些高貴的文章；應該宣傳理想，然而，你瞧……

至少，他們應該說得婉轉一點，所謂風格就是爲此而存在。但是不然，他們不肯如此。今天，幽默優雅的風格早已消失殆盡了，倒是辱罵取代了雋語。我並沒有生氣：天曉得，我還够不上做個瘋狂大作家。我寫小說——被人退稿，我寫文藝批評——沒有人願意採用。我拿着一大堆文稿，一家捱着一家販賣，到處碰壁。他們總是對我搖搖頭說：「一點味道也沒有。」

「你們要什麼味道呢？」——我帶着譏諷的口吻問——「優美的味道罷？」

可是他們甚至連這話也聽不懂得的。我大半都爲書商翻譯些法文作品，有時候也爲商店寫廣告文章：「希奇珍品！特級紅茶，自己種自己賣。」……我曾爲已故的彼得·馬維耶維奇大人寫頌辭，賺了許多錢。有個出版商委託我編了一本「取悅女人的藝術」，我一生中大概出了六本這類的書。我還打算把伏爾泰的雋語警句蒐輯成書，但我擔心此地的讀者嫌它不够新鮮。如今伏爾泰算什麼？——今天我們要的是一根粗棍子，而不是伏爾泰！他們互相攻擊，直打到頭破血流爲止。

簡單地說，這就是我的賣文生涯。同時，我還不時地自費寫信給各地編輯，向他們進諫言，信上都簽有我的全名。我向他們提出批評和指正。上星期，我寄出了兩年多來的第四十封信，光是郵資就花了四個盧布。總之，我就有這麼一個壞習慣。

我敢說，那位藝術家爲我畫像，並非爲了我能寫文章，而是由於我的額上長了兩粒對稱的疣；他們說這是「異相」。而他們雖然缺乏思想，却想製造「異相」，把我的兩顆疣畫得出神入化——栩栩如生！他們稱此做「寫實主義」。

至於瘋狂，去年就有許多人被說成是瘋子。請看他們的表現是何種的風格：「就說他是何等的卓越非凡，天才橫溢……然而，到頭來……早是預料中的事了……」嗯，說得真有技巧；從純藝術觀點言，頗值得稱許。可是，意外地聰明的反而是那些瘋子。但今天的問題却在此：我們把人逼瘋了，却不見有人因此變得更聰明些。

我認爲，最聰明的人，是那每個月至少一次稱自己爲笨蛋的人——這種人在今日的社會早就不會聽說了。從前，笨人每年至少一次會承認自己是個笨人，如今不然，他們把一切都弄得混淆不清，教人無法分辨智愚。他們這樣做是故意的。

二百五十年前，法國人建立第一座瘋人院時，西班牙流傳着一句舊語：「他們把一羣愚人鎖在一幢特別建築的房子裏，爲的使人們相信自己智者。」其實，把別人關進瘋人院裏並不能就因此證明自己不是瘋子。「K瘋了，那就等於說，我們沒有瘋。」錯了，事實不是這樣推理的……

究竟怎麼搞的！……我何故如此小題大作，無事自擾？我埋怨又埋怨，連女傭都覺厭煩。昨天，一個朋友突然來訪。「你的風格變了，」他說，「起伏不定，變化多端，你不斷地作突然的改變，改變——然後沒命似地抓住一個次要的命題，而後又把它塞入另一個次要命題裏；之後，再加以括號，最後又開始突變，不斷地突變……」

朋友說得對，我的身內確有某種東西在蘊生。我的個性改變了，頭經常疼痛，開始看到聽到許多奇奇怪怪的事物——不像是聲音，但彷彿有人在我身邊，不斷地低聲呼喊：「波波，波波，波波，波波。」

究竟誰是波波？——我應該讓自己輕鬆一下。

我出門去散心，參加了一個葬禮。我的一位遠房親戚，曾當過大學顧問，遺下寡妻和五個女兒——全未出嫁。請想一想，光是鞋子就要花不少錢！以前一家七口全靠死者賺錢生活，可是現在呢？只有一筆少得可憐的贍養金，這下她們可得節儉開銷了。她們一向對我不太歡迎，若非情況特殊，我是不會上她們家去的。我隨着

衆人，夾在行列裏，一直送到墳地。她們躲着我，態度不遜。說真的，我的制服的確相當破舊。我想，有二十五年了我沒來過坎地。

首先——先談這兒的氣氛！大約有十五具棺木同時抬到。各式各樣的棺木，各式各樣的價格。甚至有兩輛靈車——一輛是某位將軍的，另一輛是某位貴婦。有許多張悲哀的臉，還有許多張假裝悲傷的臉，甚至也有毫無掩飾的愉快臉孔。神父不該埋怨：因為這些都是收入。可是那氣氛！要是我絕不願當牧師站在那兒。

我神色自然，小心翼翼地偷窺了死者的臉孔。有的表情溫和，有的却面目可憎。總而言之，那上面的笑容總是令人不愉快的多——有幾張尤其刺眼，我不喜歡，它們使人作夢也難忘。

彌撒後我走出教堂外，外面天色灰暗，天氣乾燥而寒冷。嗯，當然囉，現在是十月天。我在墳地間四處閒蕩。墳墓有等級之分，三等的三十盧布，價格適當。頭兩級的墳地在教堂裏的門廊下，可是價格奇昂無比。這次共有六個人，包括那位將軍和寡婦，都安息於三等墳墓裏。

我往墳窟一瞥——可怕極了，全是水，那種水！發綠的……呀，怎麼形容呢？掘墳工人一屨一屨地把水往外舀。我沒等葬禮完畢，便走出了墳場外。大門口不遠處是一所救濟院，再過去是一家餐館。雖然門面不大，還算不錯：各種食品，應有盡有。許多送殯者擠在裏頭，充滿歡樂活潑的氣息。我喫了些東西，並喝了酒。

隨後，我幫忙抬棺，將靈柩從教堂抬到墳地。為什麼死人在棺木裏這麼重呢？——據說由於「慣性」使然，軀體不復控制本身的關係……或者諸如此類荒唐的話；這實在是有違力學原理與常識。我不喜歡人們僅憑着自己所受的一般教育，對於特殊問題便隨便下判斷，然而這種情形却是普遍的習慣。百姓喜歡對軍事發表意見，而學工程的人偏好對哲學與政治經濟問題下斷語。

我沒有參加安靈彌撒。我有我自己的驕傲，如果人家邀請我來是爲了特殊情形，我爲什麼要跟着別人去吃飯，即使是喪禮後的喪宴？——我坐在一塊墳碑上，驕傲地沉思起來。

我開始想到的是莫斯科展覽會，而最後以「驚奇」——我把它當做一個題目來思考——作爲結束。以下是

我對它的推理：

「對每件事都感驚奇實在是愚蠢不過的事，對什麼事都不覺驚奇的就比較好些，一般說來比較有教養。然而我懷疑事實是否如此。據我看，對什麼事都不覺得驚奇的人，遠比對任何事都感驚奇的人要更愚蠢。何況，對任何事物都無驚奇心，等於對一切都不存敬意。而愚人是不懂得尊敬的。」

不錯，我最感需要的就是尊敬。——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如此告訴我。

他渴望尊敬！上帝，我想，今天若有誰膽敢把這句話印出來，會怎樣呢？

我想得幾乎忘神了。我不喜歡唸墓誌銘。旁邊一塊石板上放着一塊吃剩的三明治——真是笨得可以，而且有礙觀瞻。我將它扔在地上，因為那只不過是塊三明治而非麵包。我認為讓麵包屑掉在地上並不為過，但扔在地板上就有罪了。我得查一下蘇伏林（Sovelin）的曆書。

我這樣坐着一定很久了，也許太久了。我甚至躺下來，躺在一塊像大理石棺的長石上。也不知如何地我聽到許多嘈雜的聲音。起先我並未加以注意，毫不當作一回事，然而話聲却不絕於耳。於是我側耳細聽——聲音悶悶的，好似嘴巴堵着枕頭在說話，但可以聽得見，而且聲音很近。我睜開眼睛，凝神諦聽。

「大人，這根本不可以。你叫紅心，我放出紅心，而突然地——你的紅磚却滿貫。你應該先叫紅磚才對。」

「什麼意思——打牌要按死規矩，那有什麼意思？」

「大人，打牌有一定的規矩，一定要有一方為夢家，將牌攤出，但是發牌的時候不能顯牌。」

「什麼話，我們用不着夢家。」

多麼頑傲的口氣！令人難以料想，真是莫名其妙。一個的嗓音那麼沉重堅硬，另一個的則低聲下氣許多。若非我親耳聽見，實在不敢相信。我雖然沒有參加安靈彌撒，可是竟然有人在此打牌，而且還是一位將軍。聲音好似從地下墳墓裏傳出來的。一定沒錯。我彎身摸唸石碑上的銘文。

「柏甫葉道夫少將長眠於此……某某團騎士。」哼！「逝於某年八月……願他安息至快樂之晨！」

哼！倒真的是個將軍！另外一個發出奉承聲音的墳墓尚未立碑，祇有一塊切好的石頭。大概是新來的。聽他聲音，像是宮庭參議。

「噢！呃！呃！」

離將軍的墳不遠處，有一座小小的新墳，傳來一陣完全不同的聲音——像是一個男人粗俗的嗓音，帶着微弱而恭敬的腔調。

「噢！呃！呃！」

「呀！又在打呃噁了！」——一陣傲蠻，而帶着幾分神經質的聲音急躁地插了進來，顯然是個上流社會裏的貴婦。「和這種粗人做鄰，真是倒霉！」

「我沒打噁，我也沒有吃東西，我天生如此。夫人，是妳善變古怪的性情害苦了妳自己。」

「那麼你爲什麼要躺在這裏？」

「是人家把我放在這裏，是我的妻子兒女把我葬在此地——不是我自己願意的。啊，死亡的神秘！我自己更不願躺在妳的旁邊，與妳相鄰——即使給我千金也不願意——我在此地安息，是由於我的能力僅能付出這麼多，即是說，這是由於價錢的緣故！我們祇能付得出三等墳地的價錢。」

「你積下來的錢？你騙來的錢！」

「要騙妳錢根本不容易，從正月起，我每次向妳收帳，妳一分錢也沒付過。店裏還有妳的帳單哩。」

「噯，真是笨透了！依我看，想在這兒討債，真是蠢得可以！到上頭去，問我的姪女要，她是繼承人。」

「現在能够上那兒去？何況要了又有什麼用？——我們倆人都走到了盡頭，在上帝的審判之前，我們的罪是一樣的！」

「我們的罪一樣！」死去的貴婦輕蔑地仿着口氣說。「你敢再跟我說一次！」

「噢！呃！呃！」

「店老闆聽那貴婦的話了，大人。」

「他怎能不聽？」

「說得是，大人，因為這兒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。」

「什麼樣的情況？」

「嗯，大人，大家都知道，說來我們全死了。」

「啊，是不錯！然而，說到情況……」

還有什麼話說呢？——我心情放鬆了許多！既然在地下所得到的結論如此，對於地上的，我們又能期望什麼呢？這是詭計！然而，我還是繼續聽下去，即使心裏非常氣憤。

「不，我唯願多活久一點！真地，我是何等地希望」——突然插進來了另一個新的聲音——婉約在將軍和那尖苛的貴婦之間。

「聽到沒有，大人——我們朋友又在開口了。他已三天不說話，現在突然間又來：『但願多活久一點！』說得那麼津津有味，嘻嘻——嘻嘻！」

「真是輕浮。」

「大人，他是激動過度了。而你知道，他睡着了，幾乎睡着了。他在四月間就來此地，冒冒然地就來那麼一句：『但願我還活着！』」

「有點令人厭煩。」那大人說。

「是有點令人厭煩，大人。我們來作弄一下阿朵雅·伊納耶芙娜如何？」

「不，我受不了，我恨那猖狂狂嘍的女人。」

「啊，這話應該由我說才對，我才受不了你們兩個，」女人激動地駁道。「你們兩個令人煩極了，簡直

狗嘴裏吐不出象牙。至於你，大人——做做好事，別再裝腔作勢——我可知道你的故事；我還記得你如何地被人家夫婦叫僕役拿着掃帚，把你從床底下掃出來。」

「可惡的女人！」將軍咬牙切齒。

「阿朶雅·伊納耶芙娜，親愛的，」店老闆突然又開口說話：「夫人，別記恨了，請妳告訴我，我的種種苦難是否都過了，或者還有別的……？」

「啊，又來這一套。我就料到，因為我開得出他的靈魂——確確實實，他的靈魂；他在那兒輾轉反側！」
「我沒有，夫人；我也沒有發出什麼特別味道，因為我把自己保存得很好。然而，夫人，倒是妳開始腐爛了——那股味兒着實叫人難以忍受，甚至老遠處就可聞到。我沒說出來，是爲了顧及禮貌。」

「噁，你這可恨的侮辱人的東西，自己腐爛了，還敢講我！」

「噢，呃！呃！只盼望四十天忌日快過去；我聽得到上頭哭泣的聲音——我妻子在嚎叫，孩子悄悄地哀泣。」

「哈！有啥好哭的？——他們填飽祭物後就走了。噢，有人醒過來多好！」

「阿朶雅·伊納耶芙娜」——那個專會拍馬屁的官僚說——「再等一會兒，那些新來的人就會開口說話。」

「可有年輕的？」

「是有幾個年輕人，夫人，而且還相當年輕。」

「噢，這樣好多了！」

「還沒開口說話嗎？」大人問道。

「沒有。即使前天來的那幾個人也還沒醒過來呢，大人，你也知道，有時他們整整一個禮拜都不說一句話。真不錯，昨天前天和今天一下送來好些人，否則我們四週幾乎都是去年的人。」

「不錯，真有趣。」

「大人，今天是樞密院的達拉塞維奇下葬的日子。我是從聲音裏聽出來的。我跟他姪子很熟，剛才就是他幫忙把棺木放下坑裏。」

「哼——他現在那裏？」

「大約離你五步遠之處，大人——在左手邊。幾乎就在你的脚下。你應當跟他交個朋友，大人。」

「哼，不——幹嘛我要先開口？」

「對，大人說得對。應該讓他先開口。他甚至會受寵若驚，把這事交給我，大人，我……」

「啊！……啊！我究竟怎麼了？」——一個受驚的新聲音低低地呻吟起來。

「新來的，大人——一個新來的，感謝上帝，這麼快！他們一向整個禮拜也不哼一句。」

「啊！聽起來好像年輕人！」——阿朶雅·伊納耶芙娜尖起嗓子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因為併發症，太突然了，」那年輕人又模模糊糊地說起來。「昨天修茲才警告我：『你罹上併發症。』第二天天未亮，我就死了。啊！……啊！」

「唉，你無能為力的，年輕人，」將軍和藹地說，顯然很高興聽見新聲音。「你一定得認命。歡迎你到 Josabad 谷來（註），我們都是好人，你慢慢就會認識而喜歡我們。瓦西里·瓦西列夫·柏甫葉道夫少將，就是在下。」

「噢，不！不！——我不要死。修茲在照顧我。你知道，我得了併發症。起初胸口發痛，繼之咳嗽起來；然後受涼，流行性感冒……而突然地……萬料不到——太突然了。」

「你說起初胸部疼痛？」那官僚溫和地插了嘴，似乎想要安慰那年輕人。

（註） Josabad 典出舊約聖經，此人一生奮志為善，受上帝賜福。

「是的，起初在胸部——咳痰，然後突然沒有痰了……胸口……我無法呼吸……你明白……」

「我瞭解，我瞭解。只是胸部疼痛的話，應該找艾克，而非修茲。」

「啊，我本來想去看波特金……突然間……」

「可是波特金會吃人。」將軍說。

「噢，不，一點也不。我聽說他很細心，而且總是先告訴你一切。」

「大人的意思是指醫療費用。」那官僚指正他說。「什麼意思？——他不但只收三個盧布，而且檢查相當澈底，再加上處方……我不要找別人，因為我聽說……唔，諸位先生，我應該找艾克或波特金？」

「什麼？誰啊？」——將軍的屍體笑得直抖。那官僚也跟着笑，笑得很假。

「可愛的孩子，可愛逗人的孩子，我真喜歡你！」阿朵雅·伊納耶芙娜熱烈地尖叫着。「他們要是把一個像你這樣的孩子放在我旁邊多好！」

啊，我也聽不去啦！這就是現代的死人！然而，我還是得聽下去，再下結論。這可憐的聲音，我記得在棺木裏，就像一隻受驚的小雞，全世界最令人厭惡的表情！

接下去呢？因為後來一片喧鬧，很多人都同時醒起來，我無法全部記得。有一個官僚，大概是政府顧問之類的，醒來之後立刻和將軍討論重組一個新的國務委員小組，以及有關人員的調動。對將軍來說，這是一樁甚是有興趣的事，我承認我也因此搜得了不少資料，而連想起京城裏種種傳遞行政消息的方式與途徑，原來就是這樣。接着，有個工程師昏昏半醒地胡謔了半天，全是無聊的話，所以我們的這羣朋友並沒有去理睬他，任他昏睡。最後，早上以靈車運來下葬的貴婦也慢慢地有了動靜。萊貝札尼可夫（就是躺在柏甫葉道夫將軍旁邊，我很討厭的那個專會奉承阿諛的官僚）愈來愈興奮。這一次每個人都醒得這麼快，使他覺得十分意外。我承認我也十分困惑不解。不過，醒來的幾個當中，有些是前天下葬的。譬如，那個大約十六歲的女孩，她一直咯咯笑個不停……令人厭煩。

「大人，樞密顧問達拉塞維奇快醒過來了！」萊貝札尼可夫突然慌慌張張地說。

「呃？怎麼了？」突然醒來的樞密顧問訝然發出嗤聲，帶着任性專橫的味道。我豎尖耳朵好奇地諦聽，因為最近我聽到一些這位達拉塞維奇的事——極誘人心亂的事。

「大人，是我；只有我一人。」

「你要什麼？你想請求什麼？」

「祇是問候大人身體好。因為不習慣的緣故，每個人起初都會有被拘禁在監籠裏的感覺……閣下，柏甫葉道夫將軍有幸想拜會大人，希望……」

「我沒聽過這個人。」

「可是，大人，柏甫葉道夫將軍，瓦西里·瓦西列維奇……」

「你是柏甫葉道夫將軍？」

「不，大人，我是宮廷參議萊貝札尼可夫——聽您吩咐。而柏甫葉道夫將軍……」

「胡說八道，別吵我。」

「好啦！」柏甫葉道夫將軍終於帶着幾分威嚴，出面制止他那慌亂、令人厭煩的陰間隨從。

「他們還沒完全清醒呢，大人——請不要忘記。這是由於尚未習慣的緣故。等他們醒來了，他們就會以不同的態度對待你……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」將軍又說了一次。

「瓦西里·瓦西列維奇！嘿，你，大人！」突然阿朶雅·伊納耶芙娜的身邊發出一陣響亮的叫聲，夾着一絲傲慢的貴族味道，帶着時下流行的那種懶洋洋的冒失口氣。「我默默觀視各位兩個鐘頭了。瞧，我已在這兒躺了三天。你記得我嗎；瓦西里·瓦西列維奇？我是克里維奇；我們曾在伏洛康斯基家見過面——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也邀請了你。」

「什麼，彼得·彼得洛維奇伯爵……不可能的，你……那麼年輕……我真難過！」

「啊，我自己也覺得難過，只是難過無濟於事，我只想盡可能擺脫一切。我不是伯爵，我是一個男爵，只是一個男爵而已。我們是一羣卑鄙、心胸狹窄的男爵，一羣卑躬屈膝者——我不明白爲什麼，一點也不明白。我祇是一個冒牌貴族世家的無賴，人家當我是『快樂的流氓』。我父親是個沒有什麼地位的將軍，母親從前是出入上流社會的貴族。我和那猶太人齊非爾走私了價值五萬盧布的贗造支票，可是美麗却把所有的錢捲走，跑到波爾多去了。你想想看，我已經和薛瓦凱耶小姐訂婚——她差三個月就十六歲，還在一間女子學院唸書；她的粧盒少說也有九萬。阿朶雅·伊納耶芙娜，記不得十五年前，妳如何引誘我？那時我才十四歲大，騎兵軍校的學生。」

「哦，原來是你，壞東西！一定是上帝送你來的，否則這兒……」

「剛才妳猜錯啦，妳指着妳的鄰居店老闆說他發爛臭！我那時沒吭聲，只是笑。臭的是我，因爲我被放在釘死的棺柩裏。」

「噢，你這可惡的傢伙！不過我還是覺得高興。說來你不會相信的，克里維奇，這兒一點生氣也沒有，只有勾心鬭角而已。」

「確實如此，一點不錯！」我有意爲此地帶來一些新奇的东西。大人——我不是指你，柏甫葉道夫——大人，另外那位樞密顧問達拉塞維奇先生！請回答我！——我是克里維奇，過去經常在封齋期帶你去見芙西小姐的克里維奇，聽見我說話嗎？」

「聽見啦——克里維奇；很高興遇到你，真的……」

「我不信，可是我也不在乎。親愛的老先生，我真想親你一下，但是我不能，感謝上帝。各位可曾曉得這位老爺做過什麼事？——他是在三四天前過世的，你們想得到嗎？他留下一筆大爛帳，整整虧欠四十萬公帑！這筆錢原先是用來救濟孤兒寡婦的，不知何故，這件事只由他一人負責，所以八年來一直沒人查帳。我可以想

像得到，他們現在在那邊一定對他拉得好長的臉，死命地詛罵他。去年我心裏一直悶着——這麼一個路都不穩，罹害風濕的糟老頭，竟然還有如此精力放蕩女色？答案就在這兒！這些寡婦和孤兒——竟然被他欺負了！……這樁事我早就知道，我是唯一知道此事的人——茱麗告訴我的。當我知道後，立刻以朋友的身份威脅他，那時正值復活節：『拿兩萬五來，否則明天就有人查帳。』想想看，那時他只剩下一萬三，所以說，他死得正是時候。大老爺！大老爺！你聽見嗎！

「克里維奇，我完全承認，可是你不必講得這麼清楚，一絲不漏。我一生受了那麼多折磨，吃了那麼多的苦，却得不到一點報償……總之，我決定讓自己躺下來休息，希望擺脫這裏的一切。」

「我敢說他已經發覺卡蒂西·貝蕾絲托娃！」

「誰？那個卡蒂西？」老人的聲音貪惑地顫抖着。

「啊哈，那個卡蒂西？——就在這裏，我的左邊，離我五步，離你十步。她在這兒已經有五天了。但願你知道，大老爺，她是個多麼淫蕩的小東西……出生好，受過教育——然而是一個妖精，十足的妖精！我在地面沒有把她介紹給任何人。只有我知道……卡蒂西，回答我！」

「嘻嘻嘻嘻！」——女人的聲音稍為沙啞而纖細，可是令人聽了覺得像受針刺一樣。「嘻嘻——嘻嘻——嘻嘻！」

「金髮小美女！」老人的聲音含糊糊糊。

「嘻嘻——嘻嘻！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老人喘着氣說：「我一直想瞧瞧金髮美人……十五歲左右……就像現在這一個……」

「噢，老妖怪！」伊納耶芙娜叫起來。

「够啦！」克里維奇決定道——「我看這兒材料相當不錯，但我還可以立刻把一切安排得更好。要緊的是，讓大家愉愉快快地把剩下來的时间打發掉。但，什麼時間呢？嘿，你，說什麼部門來的？萊貝札尼可夫——這是你的名字，對不對？我聽到有人這麼叫你！」

「萊貝札尼可夫——宮庭參議，就是在下。非常非常榮幸認識你。」

「我不在乎你是否高興看到我，不過，好像只有你對這兒的一切都清楚。首先，告訴我——（昨天我就在奇怪了）——我們是如何能在這裏說話呢？我都是死去的人，然而我們能說話，而且覺得好像也能動，事實上，我們既不能動，也不能說話。這到底是着了什麼邪？」

「這點，男爵，尼古拉維奇能够解釋得比我更清楚，你願意聽聽他的嗎？」

「誰是尼古拉維奇？不要囁囁嚅嚅，快說罷。」

「尼古拉維奇是土生生長於俄羅斯的哲學家，也是一位自然主義者。他出版了好幾本哲學作品，只是三個月來，一直在昏睡之中，無法叫醒他。目前，他一星期一次會喃喃自語幾句，都是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話。」

「不要扯太遠！不要扯遠了！」

「根據他的說法，以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可以說明一切，那就是，我們在上面以為死就是死，其實在此地，軀體會甦醒過來，但只是限於意識的蘇活而已。這就是說——我不知道如何表達——生命仍然慣性地繼續下去。照他所說的，一切都集中在意識之中，如此持續有兩三個月——有時長達半年。譬如說，我們這兒有一個人幾乎完全腐了，但是每隔六星期左右，就突然冒出一兩個字——當然全是毫無意義的——『波波，波波』，這表示在他身內，生命還像一絲微光一樣地在閃爍着……」

「真是蠢得好笑。那麼說，為什麼我現在已失去嗅覺，却仍能嗅到一股臭味？」

「這點啊……嘻嘻……嗯，講到這裏，我們的哲學家自己也糊塗了。據他說，我們在這裏嗅到的臭味原來是道德腐爛的臭味——嘻嘻！——那刺鼻的臭味是從靈魂裏散溢出來的，因此在這兩三個月的時間裏讓我們還有嗅覺，使我們有機會反省自察……這就是所謂的上天最後的慈悲……不過，男爵，我認為這全是不知所云的謔語，在他的情況下是可以寬恕的。」

「好啦。我曉得這些全是無稽之談。主要問題是：兩三個月的生命，到了最後——波波！我建議各位在這

兩個月中，應當盡力愉快地渡過，爲此我們應當設法建立一個新的基礎。諸位夫人先生！我建議讓我們丟棄一切羞恥觀念！」

「對，讓我們丟棄一切羞恥觀念！」許多聲音一齊喊道。很奇怪地，在那些晉聲中夾着幾個新聲音——也就是說，那些是剛剛甦醒過來的。工程師的低嗓子（他已完全清醒了）特品熱切地吼出他的贊同。卡蒂西開心地吃吃笑着。

「噢，我多麼希望失去一切羞恥感！」——伊納耶芙娜高興地叫着。

「大家聽到了嗎？如果伊納耶芙娜想要失去羞恥感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不，克里維奇，在上面時我還有羞恥之心，但在這裏，我非常非常渴望對一切事情都無羞恥心！」

「我瞭解，克里維奇，」工程師的低嗓子又在出聲了：「我明白你的建議，想把我們這兒所謂的生活，重新建組在一個新的而合理的基礎上。」

「噢，我毫不在意！讓我們等待庫戴洛夫罷——他是昨天送來的。他就會醒起來，然後會把一切向你解釋清楚。他是何等了不起的一個人物！明天，我相信他們又會送來一個自然主義者——一個軍官；而且，如果我沒算錯，這三四天內，還有一個專欄作家，也許連編輯也一齊來。然而，去他媽的！我們自己有一小撮人，一切都會按部就緒的。只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說謊。我只要求這點，因爲這是最重要的事。在地面上，生活不能不說謊，因爲生活與說謊是同義字。但在這兒，讓我們互相講實話——而以此爲樂趣。媽的！——墳墓到底有一點名堂！我們都將大聲地說出自己的故事，一點也不覺害羞。我要第一個講自己的故事。你們曉得，我是個肉食者。在地面上，這一切都是用一條爛繩子捆起來的。拿掉繩子罷！讓我們在這兩個月裏擺脫羞恥感！讓我們脫得精光！」

「脫得精光！精光！」吶喊此起彼落聲。

「我多麼渴望把自己脫個精光！」伊納耶芙娜尖叫着。

「噢！……啊！我曉得在這裏有得開心了！我不要去找艾克。」

「不——你們知道，我要多活久一點！」

「嘻——嘻，嘻！」卡蒂西吃吃笑着。

「最要緊的是沒有人能阻止我們；我瞧得出柏甫葉道夫現在雖然在光火，可是他的手臂構不到我。你同意嗎，大老爺？」

「我完全同意！完全地！而且高興非常。但是有一個條件，卡蒂西要第一個說出她的身世。」

「抗議！我澈底抗議！」柏甫葉道夫將軍堅決地喊道。

「大人……」萊貝札尼可夫激動地壓低聲音：「大人，我們最好還是贊成。你知道，唉，這女孩在這裏……總之，這一切都是玩笑，各式各樣的……」

「呃，當然，一個小女孩，但……」

「還是這樣好，大人，我擔保這樣好！噢，讓我們試試看——我們總得試試看……」

「就是在墳墓裏，也不得安寧！」

「將軍，你在墳墓裏玩你喜歡的遊戲，可是壓根兒我們就看不起！」——克里維奇聲調抑揚。

「先生！不要太得意忘形了。」

「算啦！你根本够不到我，可是我能在這兒逗你，像逗笨麗的食食狗。再說，諸位女士先生，他在這裏算是一種將軍？在地上他是將軍，但這兒——他祇不過是顆卒！」

「不，我不是卒……即使此地我仍舊是……」

「哈，你在這兒只有爛在棺木裏的份，到後來只剩下六粒銅鈕釦。」

「真是要得；克里維奇！哈，哈，哈！」好幾個聲音開起來。

「我侍從過皇上……我有一把劍。」

「你的劍只配殺耗子，何況，你從來沒拔過一次劍！」

「無論如何，我是構成整體的一部份。」

「一個整體有各種不同的部份。」

「要得，克里維奇，真是要得！哈！哈！哈！」

「我一直不了解劍是什麼東西。」工程師說。

「我們將像耗子一般，逃離普魯士人的面前！他們會像毫毛一般把我們吹散！」遠遠的有一個我沒有聽過的聲音喊着，彷彿極為開心。

「劍，先生，等於榮譽！」——將軍幾乎喊了出來。這是我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話。衆人鼓噪紛紛，亂哄哄一陣，只聽得見伊納耶芙娜不耐煩，歇斯底里的尖叫：

「噢，快點啊，快點！噢！我們何時才能丟棄羞恥感！」

「噢，真地，靈魂就要脫離苦難了！」一個聲音微弱地喊出來，而……

就在這時候，我打了個噴嚏。太突然了，根本來不及制止，它卻產生了令人驚愕的效果：一切都靜下來，就像一般墳地一樣，彷彿夢似地消逝了。確確實實，一片死寂。我不認為他們會因為我的出現而感到羞恥：事實上，他們不是要擺脫一切羞恥心嗎？如果說他們懼怕有人去報警，似乎也不對，因為警察能够奈他們何？不管怎樣，他們一定握有什麼秘密，凡人所不知的——他們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讓凡人知道。

「好罷，」——我對自己說——「我還會再來拜訪各位。」說完，我便離開了墳場。

不，我不能讓步。真地，不能，波波並未使我心亂。（波波原來就是那麼一回事！）

這地方是腐敗得可以；連最後的一絲希望都爛掉了，道德蕩然，屍體腐爛——在意識猶存的最後幾分鐘仍然不放棄！這幾分鐘是上帝賜予的……但最重要的是——這一切竟發生在這樣的一個地方！不，我

不能讓步……

我還要到別的墳地看看，到處聽聽。那才是真正該做的事：我一定要到處聽聽，不可以只限於某一地方，以便有個判斷。或許，可以聽到一些可慰的事。

但，無論如何，我將再回來看這些人。雖然心裏十分厭惡，我仍然要回來，這是良心問題！

我要把這篇文章拿到「國民」去。那裏，有一位編輯的照片也在展覽中。我真希望他肯把這篇文章登出來。

The Citizen, 1873, No. 6

文學批評專號徵稿

詳情請閱「中華文藝」九月號

「中華文藝」月刊，近年來全力刷新內容，美化編排，擁有廣大的讀者，歡迎你隨時提供改進的意見，這塊豐沃的園圃是絕對開放的，不信，請你走進來看看。

■本刊鐵定六十六年元月出刊「文學批評專號」，由青年評論家張漢良主選，即日起公開徵稿，凡有關對現代文學研究批評的文章均表歡迎。詳細徵稿辦法請參閱九月一日出版之「中華文藝」。

■本刊九月號內容特別豐實，並推出「當代女詩人作品展」，刊出蓉子、夏虹、藍菱、鄭林、翔翎、朱陵、謝淑芬、雪柔、方娥真等九位的詩，另有民俗文學專家朱介凡及詩人菩提的專訪，同時推出名小說家桑品載的長篇小說「土子」。

■訂閱「中華文藝」，全年十二期二〇〇元，兩年廿四期三八〇元，請用一七一九號「中華文藝」帳戶。

■社址：臺北仁愛路二段95——